

五代史

絲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十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唐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

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揚行密攻
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急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
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

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棗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
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
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
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
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
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後周將兵在外鄩乃
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
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徙後周

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後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後
周母城上母呼後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後周為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後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

下

亦降

後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鄆乃亦降後周為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
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禮鄆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鄆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
為開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鄆

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
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
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
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
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
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聞外
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
克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鄆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
待之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
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饑

手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盃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盃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鄆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鄆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爲鄆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

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
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
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
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
大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棟等五州刺史皆
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
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
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
人咸以為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晁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菽以食軍擊走罕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過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
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後葛從周攻淮南後周敗淝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北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士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斃弁八十水皆
其可食友譙卒不能下末帝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
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兵相
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
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
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
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
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晁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

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
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弁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
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晁柵晁出兵追太祖歸
霸發伏殺晁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
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
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
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
霸後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
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
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

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
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
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晁屯赤
岡歸厚與晁獨戰陣前晁憊而却諸將乘之晁遂大敗太
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
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
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
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子軍直衝之戰已
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
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
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
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
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
長劔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糧糈沃以水蒙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
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後太祖鎮宣武為永城
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
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
岡拔其八柵後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劄被體戰
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
賜名懷玉後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
金鄉又後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
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

復原本此字是

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廊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

存節等攻之久而不克師厚以奇兵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後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脩縣晉吏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屈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揚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
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詔之
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兵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揚行密起淮南景
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
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遇之景仁曰吾
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
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
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
可憂矣太祖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
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揚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寤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

并取懷寤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寤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後太祖平青州以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慈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竒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路為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

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以一軍攻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竒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

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戈獵為生少從諸葛爽起青隸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戎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

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
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後周後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
授之兵法後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
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候溫裕皆善將騎兵審
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辨彥章事末帝累遷
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北面招討使
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
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率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

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
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
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
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
將及瓌日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十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
 呂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
 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呂中門使相
 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
 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
 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恐欲解圍太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
 都呂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

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
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呂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
矣其欲持久呂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斫
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
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
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呂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
分其兵可呂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呂精兵挑
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呂為然乃遣崇韜
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

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
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
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
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疑軍臨河唐自失德
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呂澤潞叛而入于
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
諸將皆憂惑呂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
陽呂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呂為後圖莊宗不
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

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呂北人皆引首呂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揚劉道路轉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揚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美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揚劉後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呂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呂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呂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呂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呂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

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且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且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手崇韜且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歟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幣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且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

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
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
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
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
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
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
曰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昔曰天下爲心今曰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
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
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
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猶是讒間愈入河南縣
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
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曰報皆曰示崇
韜崇韜數曰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
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
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
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
未有曰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
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

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傍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脩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救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曰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呂易卿也乃呂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曰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呂自明因呂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呂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二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曰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呂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佞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呂其姓郭因呂爲子儀之後崇韜遂呂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頌呂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呂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呂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呂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呂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

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呂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呂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呂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

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納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呂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呂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

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呂謂後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後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呂叛後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後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呂乃遣殿直都知范溫，呂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呂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呂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後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後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呂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呂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曰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曰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曰李仁矩為節度使曰制璋且削其地璋曰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曰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曰稱藩願得安公一言曰為信鏐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曰為然乃曰王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曰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鏐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曰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曰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牧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曰為

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中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間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

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
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
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後璋率兵圍重誨
第八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後璋曰搃擊其首重誨妻走
抱之而呼曰今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
流血盈庭後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
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呂爲罪并殺其
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
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

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
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

記事

若今學士院

諸報今士大夫間呂文字
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

因崇政使呂聞得

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
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
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
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
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
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十三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呂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呂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

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呂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呂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呂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亦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呂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呂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呂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呂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呂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呂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呂為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曰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曰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曰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嘗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搥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
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曰襲太原德威自幽
州曰千騎入土門曰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曰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曰挫人之鋒故其用兵
常伺敵之隙曰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
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饟具而營柵完是謂
曰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呂騎軍擾之使
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
存審曰公曰輜重先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徙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傳為前鋒破居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呂功遷校尉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脩縣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呂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呂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李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狀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渭而營

斷我餉道且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且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鷄存審曰可且一戰矣乃進軍擊鄆大敗之鄆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鄆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率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鄆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疆遺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鄆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軼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

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弑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求王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呂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呂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畧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呂侍衛兵，後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呂揚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呂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後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召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召一日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召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
都督後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

騎兵爲先鋒晉主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
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後者俱去繼尉氏門召出而
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瑋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
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瑋召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召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

攻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疆循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呂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循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傳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呂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呂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後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

近聞張彥澤纔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
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
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
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
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
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
戰莘縣故元皆先登陷陣呂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
節軍晉攻揚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
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

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
犯之建及呂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
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
在其下尚能擊之况呂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
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
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
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呂竹竿維戰艦
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
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
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呂大甕積薪自

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箬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壞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呂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

呂酒曰壯士也因養呂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敢之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待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待

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呂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呂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赦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呂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呂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寇氏

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呂徃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呂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

唐史傳卷五
三
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
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
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
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
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瞑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曰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臣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臣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擅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圯禦而外攻其急金全疆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呂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擅於羊馬城中擅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呂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呂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闌得之特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錢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呂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

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呂舊思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呂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

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
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
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
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
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
亦為之嗟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
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
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
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
獨取三州乃召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
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
數言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
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崇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十四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
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臣劍自
刺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瑋等助習討文禮呂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
呂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討招使習亦未嘗攻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
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
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
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

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
言習厚歛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
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
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
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靈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
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
以謙爲副謙已快快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崇韜曰
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召
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
革過失而革常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
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
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
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辨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
辨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
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
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
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歛爲事莊宗初即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

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公偽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

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巖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巖置酒後容問中國事巖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揚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胡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且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疆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巖曰契丹之疆

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省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間嚴應對愈益竒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竒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竒貨出劔門其非竒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代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屈僵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

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入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唐國傳記
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辭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
爲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
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
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
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
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

餘貲旣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 其所得蜀妓
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
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
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
有叔父在蜀欲徃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
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
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
多挾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出而責賂
與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
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

唐書 卷九
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竒受賂而劾
獄不盡乃移軍巡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
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竒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
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十五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
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
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
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
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
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
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

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舜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

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入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後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毋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暘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原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暘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暘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申庚午中興戊己土暘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高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高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高益見親信而專以至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高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高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尔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

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絳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絳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絳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瑋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嵩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嵩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曰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嘗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
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
栢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
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至鳳翔軍叛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
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陷陝人於死耳捧聖

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
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
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舫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及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

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闕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

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

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歛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

王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末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十六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常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

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喏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

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革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
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負外
置同正負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碎一書
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
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
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
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後喧呼道中
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
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

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
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
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
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
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
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
此癡物敢入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
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落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
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

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曰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

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欵誠以此計之予亦難免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旣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乙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無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

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守公廨後莊宗遣錢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代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

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幸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常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

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猶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

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說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礪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掠燕人

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竒自匿守竒奔梁梁
守竒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竒卒鳳去爲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莊
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
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
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
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
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於任圜善自圜爲相頗
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
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
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
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
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

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相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下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

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寬之其後安重誨
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
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
曰此間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閒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
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
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
家

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
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
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
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
爲掄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
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
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
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
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
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
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
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
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

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
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
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虞侯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
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
不以聞莊宗至魏太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
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
佞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

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
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
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
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文禮作亂憲家在
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
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
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
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
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
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
奔沂州亦見殺

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
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
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
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
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
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
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

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鏐鏐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

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

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金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

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受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

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
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為秦
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
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耻與群
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詗病告家居
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時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贊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
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
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
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太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及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歛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十七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

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曾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翰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

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
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
中渡破欒城社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
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
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
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從此兩
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
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
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
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

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
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
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
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
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
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曰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
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
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
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屍信

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貨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侯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

王鞍衣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
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比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後出帝
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
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
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
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
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
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
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
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
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
池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
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

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不
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
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
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
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
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
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
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
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
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
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
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
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
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
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温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温奪其職珂閒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
 遣巒馳驛代令温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
 幄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

子

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
 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
 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
 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
 以令温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
 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温既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
遷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十八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
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
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
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
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
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
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
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

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
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更多違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求吉故秦
王從暉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
求其先王玉帶來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
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橐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
京師崧弟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嶺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
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
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禧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膳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替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後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

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既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

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
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
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臨勇走及奔馬梁末
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
祖典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
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
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
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

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
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
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
之收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
京怙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
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
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
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現民有仰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

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僅奴而廝養之輩徃徃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王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王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

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主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

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
長槍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佗日會飲章
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
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
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劔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
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
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
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
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葉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
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
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
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
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
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
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
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
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

補邠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
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
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
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
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
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
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
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
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
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
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
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
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
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
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
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
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
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

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曰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楮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與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

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擅估章猶意不能滿徃徃復增之民有犯鹽禁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

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儻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

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郡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

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又問穰除之法
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
穰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
尼誦佛書以穰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
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
狎昵多為度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
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
大臣揚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
邠等已死又遣供俸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
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
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
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
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
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
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
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
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
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
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

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
帳飲食文進自如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
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
進點閱兵籍指摩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
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
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
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
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

後贊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
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
隱帝尤愛幸之揚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
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
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兖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
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
帝猶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
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
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揚
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石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十九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北郭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

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給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功的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

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脩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輕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

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
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
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
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井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
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
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
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
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
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大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
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挑菊

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院視疾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議論其文繁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

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
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
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
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
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
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
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
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
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
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
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
而其所以置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
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符身表三

月臣作方

六



